

·展痕·

浦江行走片断

□邹 炜

活动范围总在无锡和上海之间的我，听闻“浦江”，只知上海，却不知彼浦江是浙江金华辖县，而非黄浦江之浦江。彼浦江，中国诗歌学院院长谢冕先生这么定义——一个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、充满大爱的地方。

江南第一家

文章空冀北，孝义冠江南。是怎样一户大宅门，配得上“江南第一家”这样的称号？未及走近，便已望见，九座高大牌坊卓立，似在迎接前来一探究竟的我们。

江南第一家，又称“郑义门”，位于金华浦江郑宅镇。据说古镇原名感德乡承恩里。始迁祖郑准，求学于浦阳先儒朱恮。朱恮见郑准品学兼优，便将外甥女许配给他。北宋元符二年（1099），郑准携家迁居此地，为纪念郑氏先祖，将原来的香岩溪以祖先之名改为白麟溪。

郑氏迁居浦江后，历经宋、元、明三代，十五世同居，同财共食，鼎盛时期“食指三千”，即3000人同锅吃饭，创造了家族治理的奇迹。长达168条的传世家训《郑氏规范》，被誉为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里程碑。

郑氏家族十五世同居的倡导者和开创人，是郑准之孙郑绮。郑绮公主张“孝义立身、肃睦治家”，提出“义居共炊”。某日公自感不久于人世，召子孙于先祠，立下遗嘱：吾子孙有不孝不悌不共财聚食者，天实惩罚之！

明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，当时的郑氏家族家长又兼当地粮长的郑濂，诣京师，太祖朱元璋问其“治家长久之道”，郑濂对曰“谨守祖宗成法”，并以《郑氏规范》进呈。太祖看后大为感叹，于是御赐“江南第一家”金字招牌。

古镇至今保存着郑氏宗祠、昌七

公祠、昌三公祠等一批重要历史文物。始建于元初、占地约6600平方米的郑氏宗祠，结构宏大，风格古朴，祠堂入口处的古柏枝干遒劲，传说是宋濂手植。当年宋濂来此，收集了郑氏家族的家规典范共计168条，带回都城，将其作为修订明代典章制造的蓝本。

宗祠周边还有孝感泉、九世同居碑亭、东明书院、十桥九闸和元代摩崖石刻等古迹遗址二十余处。郑义门入口处象征九世同居的牌坊群，其规模之大、含义之丰，当是全国之最。

白麟溪穿镇而过，溪上十桥九闸，两岸花木繁盛，溪边民居鳞次栉比、青砖黛瓦，居民们仍在用溪水淘米洗菜……平生别无念，念念只麟溪——这般美好啊，难怪平会吸引郑氏家族的到来，并在此书写家族故事。

南岸有碑亭，上刻元代翰林学士承旨手书“一门尚义，九世同居”八个大字，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江南第一家”在中华家族发展史上划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它“治家、教子、修身、处世”的族训，表达了儒家礼仪美德治家的功能样态。郑义门，是人类发展、家族演变的一段醒目轨迹，在九百余年的实践检验中，超越时空，给我们以某种启迪。

嵩溪

浦江县东北部有座鸡冠岩。鸡冠岩下有个村。两条山溪自山上流下，穿村而过，在村南汇成嵩溪——嵩溪村名由此而来。

这是一个存续了千年的古村落。宋时有徐姓人家见这里山川秀丽，便来此落户定居，繁衍生息，渐成嵩溪第一大姓。村内另一大姓为邵姓。两家在历史上都是名人辈出，在村上也都建有自己的祠堂，祭拜自家的祖宗，和谐

相处了几百年。

村里的民居随地势而建，密集又错落。清一色的石板路，弯弯曲曲，四通八达，全赖村中乡贤自民国初年起几十年的改善和修建。

如果没有那些木质指示牌，不知道这些路会把我带到何处。指示牌告诉我往哪个方向是七份头、仁德里、塘角里民居，哪个方向是取魁堂、八字台门、百子石山墙，哪个方向又是花厅、亢禧斋、古三层楼……

刚到村口，我便被溪桥之下的水流诱惑。小半天的古村行走，这诱惑无时无刻不在。自有居民在此繁衍生息，便在溪上以硕大的石头垒砌建桥，历经千年，留下长达千米的石桥，又于桥上建房铺路，使溪成为暗溪，每隔一段留有“取水口”，溪水若隐若现，宛如“坎儿井”。于我而言，这实在是一个人间奇迹！

经过暗溪入口，循台阶而下，溪中流水不湍，却也淙淙有声。如若暑夏前来，这别有洞天的开阔暗溪，一定是纳凉最佳处。

嵩溪最初因为烧制石灰而出名。当地石灰岩资源丰富，开窑制灰便成传统营生。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，周边十里百乡的人家盖房子，都去嵩溪买石灰。嵩溪一时富户遍地，繁华程度堪称“小杭州”。

嵩溪石灰生意的繁荣，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早期。在五花八门的建筑新材料冲击下，嵩溪的石灰窑已全部关闭，但采石制灰留下的历史痕迹，比比皆是。最能体现这一点的，大概是嵩溪的古民居尤其坚固和精美，古朴典雅，代代传承。村里拥有1500多栋古建筑，这样的规模，在浙江的古村落中，或可称第一。

村里的房子都是石砌的墙，但不是整齐的大型条石或块石，而是拳头

大小不规则的石块，也就是烧制石灰后的石渣。经高温烧制的石块多孔变轻，成为砌墙的绝好材料，甚至凝结出彩釉，在阳光辉映下，会呈现不同色彩。嵩溪人把这些山墙叫作百子石山墙。

四教堂，初看名字，以为念“四—教堂”（就是个教堂），去了才知道应该念“四教—堂”。民国初年徐氏修建，一为供奉祖宗容像，二为风水建筑，三为私塾。“四教”两字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”。

浦江是全国著名的书画之乡。而嵩溪，则是一个盛产诗人和画家的地方，康熙时就有嵩溪诗社存在。在这里，村民们既能挽起裤腿下田干活，又能挥毫泼墨，吟诗作画。在他们眼里，自家门前的四时晴雪、炊烟月色，皆可入画。

行走村中，家家户户门上都张贴着手写诗句或吉语的红纸。房子门楣上都写着“芝兰之室”“雨卷帘珠”之类的眼眼（后者有说是从左到右念成“珠帘卷雨”，取自《滕王阁序》“珠帘暮卷西山雨”），笔力遒劲有力。窗户上方则会绘有兰花、松鹤、鲤鱼等寓意吉祥的图案。细究起来，这些文字和图案，大概能反映嵩溪的历史风貌、民俗民情及嵩溪人的文化特色、生活习惯。

邵氏宗祠门内，十来个老人坐着闲话。他们对我的贸然闯入毫不讶异。是啊，我只是前来观光、采风的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，对于他们，有什么稀奇的呢。

嵩溪村口，建有两个门，东为方门，西为圆门。这一方一圆，是嵩溪人世代信奉的哲学——出村走东门，意为出门走四方，为人要方正；归来则走西门，意为衣锦还乡，骑上高头大马也不能忘了圆润通融之风。

我从东门走出了嵩溪。下次来，要从哪个门进呢？

·食话·

金湖小龙虾

□周宏伟

很多人只知道盱眙小龙虾，盱眙的十三香小龙虾闻名天下。但真正的内行人，却知道“盱眙龙虾金湖养”，金湖的蒜泥小龙虾更是出名。

夏日傍晚，小龙虾以一种火热的姿态出现在街头巷尾，无论油焖、蒜蓉还是清蒸，都会以无比诱惑的香味挑逗着吃货的味蕾。夜半时分，广场上的各种夜宵摊，一摆几百桌，加上周边的固定排档，主打的都是各色小龙虾。一时间人头攒动，香气扑鼻。光着膀子的男人，喝着啤酒，手舞足蹈，不时朝路过的美女帅哥吹口哨。拖着音响的小姐姐，本来十元钱唱一首歌，现在只要收钱不用唱了，哥们们抢过了话筒，边喝边嗨。灯火阑珊处，自然也有不少真正的吃货。一对小情侣，男的手握酒杯趴在桌上打盹，女的还在慢慢地、细细地、一心一意地对话小龙虾，丝毫不会理会身边的嘈杂。

金湖的小龙虾，按个头重量分，重量不同，价格也不一样。烧熟的小龙虾，一般345（金湖俗称，3—5钱重）每五斤时价130元，567（5—7钱）160元，789（7—9钱）250元，炮头（1两以上的优质小龙虾）300元。端上桌，每五斤为一份，外卖也是五斤装一盒，口味以蒜泥为主，简称“蒜你狠”。

烧小龙虾，比较通俗的做法，先挑好个头，清洗干净，然后直接放入比较大的不锈钢桶里煮，桶里装着反复煮龙虾的老卤，主要成分是蒜泥、泡椒、生姜等。煮十分钟左右，再焖十分钟左右，就可以捞起来，浇上预先特制的汤汁，大功告成。煮熟的小龙虾在汤汁里浸泡时间长一点，味道会更好。当然，即使是蒜泥小龙虾，烧法也不尽相同，洗干净后有的要用白开水泡，有的要在油锅里爆，然后再进入下道工序。至于十三香的味道、各种辣的味道，以及清水小龙虾、干煸小龙虾等，更是五花八门。金湖是小龙虾的出产地，但价格比无锡还要贵，凭的就是它的原生态和绿色环保，谁让它长在金湖呢？正宗的金湖炮头，上面说的300元左右只是一般档口的价格，如果进上档次的

饭店，价格就会翻一番。虽贵，但也不愁卖。我有朋友来金湖，点一份五斤肯定是不够的，再点一份，吃完还意犹未尽。我在金湖开厂，离无锡200多公里，比较远，朋友们也不会经常来，否则早被小龙虾折腾得破产了。

我奇怪，金湖的小龙虾为什么有如此魅力呢？原来，金湖的小龙虾不是长在水沟里，或者在池塘里养成的。这里的小龙虾养殖早已成为一种产业，不但有规模，而且讲科学。稻田养殖，中间种水稻，四周挖深沟，活水流淌，食物链充足，龙虾在里面逍遥自在。荷塘养殖，尤其是藕田套养，浮游生物丰富，小龙虾觅食充分，自然个头大、品质好。与一般小池塘养殖的小龙虾不同，大多数的金湖小龙虾栖息在清澈明净的湖水里，原生态，无污染，长大后肉质紧实，白腹青背，天然的绿色产品，自然与众不同。

在江苏省金湖县，小龙虾最美味的季节是每年五月到八月，彼时出产的小龙虾壳软、鲜活、肉多、耐嚼。九月过后的小龙虾，壳变硬，色渐深，开始打洞、繁殖，准备越冬。冬季和初春挖到的小龙虾都是隔年虾，色深、壳硬，肉反而少。因此，荷花盛开的夏季，是吃小龙虾最好的时候，金湖县会举办规模宏大的荷花节和龙虾节。

湖人吃龙虾，基本上不用手套，抓起来直接啃，吃完用啤酒，用牙膏，都可以洗手。朋友聚会，端上一大盆热腾腾、香喷喷的小龙虾，每人一个小盆装虾，每人一个的小盆装壳。剥壳，抽肠（据说抽掉肠子的小龙虾煮熟后不好吃），动作很潇洒。大伙一起吃，即使嘴巴里闹出些动静，也没人嫌弃。

小龙虾是年轻人的最爱。我儿媳妇来金湖，一个人能干掉五斤。儿子、孙女、孙子也喜欢，朋友们更喜欢。我不喜辛辣，所以对十三香没有兴趣，比较偏爱蒜泥。

因为对小龙虾的喜好，我在金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而这盛产“尤物”的风水宝地，也吸引了不少家乡的同学来这里投资兴业。

·随笔·

故乡的“斧头粽”

□耿国良

四五月江南，一会儿是粉红的桃花色，一会儿是洁白的梨花调。一轮清月照在故乡弯弯的小河上，河边的三五簇芦苇，在微风的吹拂下摆动。在四季的轮回里，那一张张芦叶，只有在端午临近的时候，才会被母亲精挑细选地摘下来，扎成一小把一小把晾晒在竹竿上。慢慢地，由翠绿变成淡黄。

端午前夕，母亲会把晾干的芦叶，拿到小河边清洗。洗净的芦叶在清水里温煮着，一阵阵清香散发开来，使我一下子回忆起父亲讲述的童年。1948年初夏的傍晚，太奶奶背着父亲，透过层层叠叠的芦苇荡，向着曲折的乡间小径上张望。一大早，奶奶挑着满满两竹篮的粽子去张渚街上叫卖，还没有回来。在那些年月里，一个小小的粽子，成为养活一大家子的经济支柱。耳濡目染下，父亲早早就学会了包漂亮的“斧头粽”。若干年之后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。粽子的味道，也渐渐远离了父亲的舌尖。

少时，看着父亲从木盆里挑出三张形状和大小相差无几的芦叶，右手捏着芦叶的前端，左手抓住芦叶的尾部，然后沿顺时针方向旋转一圈，芦叶尾部塞进折皱处，轻轻一拉，一个斧头状的粽壳便出现了。父亲左手轻轻托着粽壳的底部，右手抓起糯米一把把塞进粽壳内。塞到大半的时候，用一只筷子慢慢地戳紧实，压进提前准备好的一两块五花肉，或者几颗赤豆。然后将一张芦叶的前端压住粽壳

口，再裹住粽壳底部，用棉线在粽壳外绕个四五圈，打上活结。如此，一个富有想象力的“斧头粽”，就展现在了眼前。去年端午节的早上，看着晒在竹竿上的芦叶，父亲病怏怏的脸上现出内疚的神情。半个年前的胃癌手术，使他不能像往年一般轻松地拿起芦叶包裹，并用力地打结。望着父亲难过的样子，我鼓动母亲去清洗芦叶，我则立马倒出糯米淘洗。父亲在我们的忙碌里，渐渐地露出了笑容。清香扑鼻的芦叶在堂前摆开了架势，我和母亲在父亲的指点下，右手捏起三张芦叶，左手慢慢地转动。一个不成形的斧头状的粽壳，松松垮垮地呈现在我面前。

母亲调侃道：“像一个烂草鞋。”我看着母亲手中漂亮的“小斧头”，还真有些不好意思。父亲笑着说：“第一次能包起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当年我学的时候，你奶奶也教了好久。”

我收起颓丧的情绪，重新捏起芦叶，边练边思考。父亲也在旁重复着要领。第二只、第三只…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“奋战”，粽子如一座小山一样堆满了面盆。虽然我累得满头大汗，还被母亲嘲笑，但心里热乎乎的。母亲趁热打铁，把粽子端去土灶上煮起来。

老屋飘起的炊烟，在父亲的眼里是否可以穿越过往？他对粽子的情结，扎根在他童年的记忆深处。而我心血来潮地学包粽子，是对父亲的一种敬仰，抑或是延续着此间那些耕读的味道。



哺育

过正则
撮

·生活秀·

石榴花开红胜火

□吴仁山

五月，在无锡广袤乡村，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，绽放着一片片火红的石榴花，好像一朵朵灿烂的红云，灼灼其华，又似一簇簇燃烧的火焰，熠熠生辉，成为初夏时节最艳丽夺目的花朵之一。

看到这满树红红火火的石榴花，我不禁感慨万千，眼前浮现出我家老屋前那棵叶碧花赤的石榴树。在我少儿时代，每年石榴花开之时，我常常站在树下，数着那些如精灵般美丽的花儿，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数着数着，便联想到石榴那甜甜的籽儿，禁不住口水直流。到了秋天，石榴成熟了，父亲或母亲总会先摘下一个给我品尝。我家的石榴虽然果儿不大，口感有点涩，但在我心中却甜蜜无比。

石榴是一种谦逊而低调的树木。春天，它与百花争艳，而是默默地积蓄力量；秋天，它的果实也不如苹果、桃子那样拥有甜美光洁的外表，果皮看着粗糙坚硬，甚至还有斑点，可以说一点也不好看。但是，当你剥开石榴果皮，露出里面水灵晶莹的籽粒，就无法不感叹，其貌不扬的外表下竟拥有这般华丽的内在，多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红宝石啊。

据晋代《博物志》和宋代《尔雅翼》记载，西汉时期，张骞出使西域，带回石榴栽种。不过，从上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籍中获知，西汉以前我国就已经有石榴了，起先是在皇家园林中作为观赏树木栽培，乃当时稀罕之物，后逐渐传入民间，被广泛栽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石榴除了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，还有较高的文化价值。历代许多文人骚客为之吟咏，流传下不少名诗佳句，如隋朝魏澹的“新枝含浅绿，晚萼散轻红”，唐朝元稹的“绿叶裁烟翠，红英动日华”，韩愈的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，元朝张弘范的“猩血谁教染绛囊，绿云堆里润生香”等，石榴花红艳似火、姿态万千的动态之美跃然纸上。

此外，在我国民间，石榴常作为年画和剪纸的创作题材，被用来装饰婚庆喜事。我十几岁时，曾经见过村里的剪纸能手、我叫她二婆婆的老太太，能在两个小时内，剪出很漂亮的《榴开百子图》。图中多为咧开嘴巴的红石榴，周围环绕着几个活泼可爱的幼童，象征子孙繁衍、绵延不断。二